

编者按：2010年，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、高等教育研究奠基者潘懋元教授九十华诞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10年9月出版了《潘懋元文集》，共8卷10册，包括卷一·高等教育学讲座（专著），卷二·理论研究（上下），卷三·问题研究（上下），卷四·历史与比较研究，卷五·序文，卷六·讲课录，卷七·昔年作品及其他，卷八·图片与纪事年表。为此，我们在本期发表潘懋元为文集写的《九十感言》和文集策划人张耀荣写的后记《我与〈潘懋元文集〉》，并向潘懋元教授从教七十五周年暨九十华诞表示热烈祝贺！



九十感言

潘懋元

中国人的年龄，可以有三种计算方法。以我这个“九十岁”来说，第一种算法是2009年1月26日己丑年春节就达到九十岁；第二种算法是2010年元旦可算九十岁；第三种算法是2010年8月4日或庚寅年6月20日才算九十岁。还有人喜欢多算几年，把阴历的闰月都积累起来充数，那么，提前三年就可以自称为“九十老叟”了。这其实是一种“卖老”的心态。我则宁愿学习我的一位老朋友赵家欣同志。他在5年前九十岁寿辰时，送给我一本记录他的记者、作家笔墨生涯的传记《年方九十》。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，九十只是不懈人生中的前半生。中国老年人退而不休叫“发挥余热”，而有的国家则以“迎接第二个春天”鼓励老年人。

我更珍视“从教七十五周年”。我于十五岁时就在家乡一所私立小学当教师。1935年至今，对我来说，不是一条虚线，而是一条教师生活绵延不绝的实线。在读高中师范、大学本科时，我就一边读书，一边教书；新中国成立之初院系调整时，厦门大学教育系调离，我仍然能开教育学、教学法等公共课程；其后连教育学等公共课程也被取消了，我就毛遂自荐到中文系、经济系以及其后的哲学系开逻辑学课程。我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担任教学行政工作，但这种没有直面自己的学生的日子是空虚与寂寞的。六十岁之后，我终于找到可以培养高等教育学研究生的园地。75年来，值得欣慰的是，我当过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的老师。学生既是我的教育对象，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与生活源泉。正是在同年青的学生相处的日子里，才让我不觉“老之已至”。当然，我还应当感谢学校，让我至今仍能够站在教学的第一线当教师。

我相信，在人的一生中，青年时代是思想奔放、想象力活跃的时期，可谓“后生可畏”；但许多成就，往往要靠一辈子的辛勤劳动与不懈探索才能取得，可谓“大器晚成”。陆游的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一诗，对“后生可畏”和“大器晚成”的关系作了很精辟的解读：“古人学问无遗力，少壮功夫老始成；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我所躬行的体验正是如此：我的一些创新性的设想，大多是在30多岁时形成的；而有所贡献并被社会认可的，则是在六十岁之后的30年。如果当年我六十岁退休，也就没有机会在这30年继续为教育事业服务。

2010年8月23日于厦门